



潛菴先生年譜

先生先世為滁之來安人以軍功為神霄衛

世襲百戶始調中都後調睢陽衛陞世襲指揮

僉事因家焉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

諱易者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希范趙城縣縣

丞祖諱敏州學生父諱祖契州學生以先生

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生諱斌

字孔伯別號荆峴晚又號潛菴故天下稱潛

菴先生



門人王廷燦編輯

潛菴先生年譜

一

古吳范稼華寫
金閶劉藻文刻

紀年

時事

出處

奏疏詩文

故明天啟七年

丁卯

十一月二十日先生生

崇禎元年

戊辰

崇禎二年

巳巳

崇禎三年

庚午

崇禎四年

辛未

崇禎五年

壬申

崇禎六年

癸酉

甲戌

崇禎七年

先生入歲者歸王墓祥開難諱事
學先生荷生終日無倦容端即見
諸行事遇貴曾與馬歸笑者泊然
不以動念王先生謂中憲公曰令

崇禎八年

乙亥

崇禎九年

丙子

崇禎十年

丁丑

崇禎十一年

戊寅

崇禎十二年

己卯

崇禎十三年

庚辰

崇禎十四年

辛巳

崇禎十五年

壬午

紀年
紀年

時事
時事

子真大宛也

先生十五歲為制舉義不起草狗儒多遜為不及家貧借人書篝火請誦旦率以為常

先生十六歲就傅郭外聞寇至奔還城門已閉連豪痛哭父中憲公

出處
出處

二

秦疏詩文

母趙恭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先生不忍遂還依郭外斷蓬坑中先民開門納賊中憲公負母逃先生冒險入城趙恭人已罵賊屠刃死矣先生號泣不欲生絕食六日中憲公強之乃食既殯隨中憲公避難河北舌耕以養

崇禎十六年

癸未

崇禎十七年即

大清順治元年

甲申

流賊李自成破北京

先生十七歲中憲公往衢州先生待行

先生十八歲在衢州聞變乃寫衛讀書山中每念母恭人節烈常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嘯林外與書聲相聞山中民皆感動時時來觀燈油米食先生卻不受日尋敗葉繼畧飲泉水咽糠粃而已尋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試皆冠軍已而有令納軍需數兩方許與試遂棄去

順治二年 王師定中原

乙酉

順治三年

丙戌

順治四年

丁亥

順治五年

戊子

順治六年

己丑

順治七年

庚寅

順治八年

辛卯

順治九年

壬辰

順治十年

癸巳

順治十一年

甲午

順治十二年

乙未

順治十三年

丙申

順治十四年

丁酉

順治十五年

戊戌

順治十六年

己亥

先生十九歲奉中憲公由江西注

鄱陽歸

先生三十歲補弟子員

先生二十二歲舉于鄉

先生二十三歲會試中式

先生二十六歲成進士授弘文院庶吉士邸舍不避風雨閉戶讀書不妄交遊學士山陰胡公兆龍後屈一見終不肯往

應 詔擬 御製 大清會典序及送 敬謹親王詩

出處

三

奏疏詩文

先生二十八歲授國史院檢討

上陳史法疏請表揚明末死難諸臣

先生二十九歲名在選中有品行清端才猷騰裕之論

先生三十歲以得職銜加一級用補漕關道副使

華嶽祈雨文

先生三十一歲階中憲大夫 封父如其官贈母恭人

先生三十二歲治行為關中最高軍陳公薦于朝

先生三十三歲陞領北道參政轄轄南二府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件賴據四省上游稱嚴疆有明舊將李廷玉以萬人入山為盜值海寇犯江寧賴入駭然先生密陳方畧于上官擒廷玉而質其餘黨賴

時事

詔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

順治十七年

庚子

順治十八年

辛丑

今

上康熙元年

壬寅

康熙二年

癸卯

康熙三年

甲辰

康熙四年

乙巳

紀年
紀年

康熙五年

丙午

康熙六年

丁未

康熙七年

戊申

康熙八年

己酉

康熙九年

庚戌

康熙十年

辛亥

康熙十一年

壬子

上諭舉外官告病者病痊
以原官用

人以靖上官方倚先生如左右手
先生念其父中憲公乞假歸養看
馬一匹鬻之充資斧百姓扶持相
送莫不歎息泣下有痛哭者

先生三十八歲丁中憲公報

先生三十九歲葬中憲公數日一
省視墓樹數百株一林損蔽廢不
置

出處

先生四十歲服闋聞孫鈞元先生
講學蘇門先生實驢往受業門下
每質所疑孫先生亟稱之靖而所
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
巨儒

四

奏疏詩文
奏疏詩文

上孫先生書
上孫先生書
一樂堂卷
再跋

先生四十六歲州守程公以先生

應

詔布政使公鉞力主之先生以母老
懇辭再三事乃已

與州守程公書

康熙十二年

癸丑

康熙十三年

甲寅

康熙十四年

乙卯

康熙十五年

丙辰

康熙十六年

丁巳

康熙十七年

戊午

康熙十八年

己未

應 召入都留別

里中親友詩二首

途中苦雨詩 長

垣北十里學字堂聞

有夫子廟相傳四

賢言志處詩 趙

愚清卷跋

應 召入都留別

里中親友詩二首

途中苦雨詩 長

垣北十里學字堂聞

有夫子廟相傳四

賢言志處詩 趙

愚清卷跋

詔舉博學鴻詞

先生五十二歲總憲魏公象樞副

憲翁公銓薦先生郡縣迫之行先

生駕牛車入都止僧舍終日杜門

危坐

御試 先生五十三歲

出處 御試

上親第為甲等補翰林院侍講

五

御試恭紀四十韻

編明太祖本紀四

卷 列傳十餘卷

院中宿直八韻

孫徵君詩卷跋

二月初侍

講筵紀事三首 擬

上賜大臣遊溫泉詩

四首

送陳別駕詩

裁定明史曆法天

文志英景憲孝四

朝聖訓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睢沐二邑秋災情

形疏 報秦州災

入永蠲稟疏 請

改並徵積道為分

江蘇巡撫余國柱陞都

察院左都御史

睢寧沐陽邳州水災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

康熙二十二年

癸亥

江蘇巡撫余國柱陞都

察院左都御史

睢寧沐陽邳州水災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賜御書三軸先生到任即報蠲賑寧

先生五十七歲轉左右庶子日直

先生五十六歲充明史總裁

先生五十五歲充

日講起居注官主浙江鄉試轉翰林

院侍講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

先生五十八歲陞內閣學士兼禮

部侍郎尋陞江蘇巡撫

賜鞍馬綠氍毹白金五百兩樂

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
高便道歸省視
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
太子出閣先生侍講
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
太子綠頭牌啟奏
部尚書掌營廢事府事
上特命先生行坐講禮尋充經筵講
官

康熙三十六年
丁卯

考選天下行取官以吳
江知縣郭琇為試墨察
御史
閣臣宋文恪公覺以余
國杜為大學士
五官靈臺郎黃漢臣上
閣臣宋文恪公覺以余
旨下刑部究主使
復傳

先生六十一歲會重漢臣事起漢
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致言漢
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以深
文劾漢臣內閣職

以前道臣耿介為廢事
旨詰問閣臣逆阻先生曰幸勿違采
議先生厲聲曰
上因早求言漢臣應

選廷臣為
皇太子輔導官
少詹事耿介以原道銜
致仕

紀年
絕年

時事

出處

七

奏疏詩文
奏疏詩文

上不聽第責令回奏一時廢事府翰
林院都察院累章劾奏然實不能
有所指

上輒報聞而已先是先生病思歸薦
前道臣耿介侍

太子羹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
舉朝不相得廷臣劾先生所為非
是部議革職

上薄其劄削五級留任適先生聞繼
母病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賈手詔留且欲
賜第京師命先生迎養先生叩頭言
母老不能來奏

旨不允先生去先生之乞歸也忌者
宣言
上怒將隸先生籍旗丁得

旨猶秘之召公詣閣中先生以病狀
披上輿道躡詳傳湯尚書文藻矣

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宥聞先生啼始散是時微上保全禍幾不測矣皇太子見先生羸瘠大驚曰公果病

上察知先生孤介不容於時特遣御醫診視專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先生

入講不至科道官又勅先生部議降二級調用

上復命留任不數日而病革矣十月初六日奉

命詣潞河勘柩未閱三日抵尋晤言

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與二子薄

沈譚乍見孺子將入井一章問夜

何其乃寤寢曰明朝尚會議也天明先生逝矣家無薪衣敝衣以致

上賜也貼金銅帶加朝服其上朝服綴即

出處上聞道學士多奇翁叔元之茶酒

賜奠命馳驛回籍服尚書西轍

須賜祭葬出自

睿斷非閣臣擬旨也京師弔者莫不盡哀扶輿出都

道旁騎者多下馬拱立數息入里

白衣冠泣涕迎者近萬人先是吳

人為先生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

哭祠下者數千人有司以時致

祭惟謹常州奉祀道南書院而紳

士復自像於懷嵩堂中歲時瞻拜

數郡畢至里中奉祀鄉賢祠祠奉

蒸嘗禹越十八年癸未門人王廷

燦令吳邑從士民之請建坊門

之泮以誌追思云

紀年

時事

康熙二十七年

戊辰

附試監察御史郭琇為

左僉都御史

余國柱罷

奏疏詩文

奏疏詩文

年譜終

附錄

行畧

孤子湯

沈
瀋泣血述

先考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先世為滁
州之來安人始祖諱寬從明太祖起兵積功至
廣東神電衛世襲百戶子諱銘調中都金川門
百戶再傳諱庠以功陞睢陽衛衛前所世襲千戶
遂家焉三傳諱英襲衛職四傳諱卿以平巨寇
王堂功陞世襲本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驃騎將

附錄 行畧

一
古吳范孫卷四
全圖劉藻文刻

軍中都正留守五傳諱易以功至明威將軍陝
西岷州衛守備是為府君之高祖子三次諱希
范以貢生任山西趙城縣縣丞是為府君之曾
祖子諱敏為州庠生即府君祖也孝友寬仁於
兄弟族人篤愛無間言與人終身無忤色又嘗
以千金赴楚為趙城公購棺木比至歲大饑遂
傾囊賑之再往始獲木焉子四人我祖其季也
祖諱契庠生慷慨明達凡大義所關介然不撓
鄉黨間每有所疑或地方大事就正者輒片言
立決府君既貴惟諄諄以忠孝相勉勵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凡三爲鄉飲正
賓崇祀鄉賢子二長即先府君府君自幼不好
嬉戲八九歲時耆儒王先生慕祥開塾講小學
人皆憚其嚴正府君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即
見諸行事遇貴胄輿馬赫奕者泊然不以動念
王先生嘗謂先大父曰令子真大器也爲制舉
義嘗不起草宿儒多遜不能及平日讀書外無
他嗜家貧常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爲常年
十六就傅北郭外李自成寇睢城府君聞變奔
還城已閉乃繞濠痛哭先大父及先大母趙恭

附錄行畧

二

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府君不忍遠違伏近郭
外斷蓬坑中時州守遁民開門納賊先大父負
曾祖母而逃府君聞賊入城冒難奔赴至則先
大母已罵賊膺刃歿矣府君號泣不欲生絕食
者六日先大父強之乃食旣殯隨大父避難河
北舌耕以養旣而伯祖賁皇公卒衢州有弱息
留衢大父率府君往欲攜之歸而李自成破北
京乃寓衢讀書山中每念先大母苦節恐不聞
於世益自刻苦嘗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
羣嘯林外與書聲相間久之山中民皆感動時

時來餽燈油米食府君却不受日焚敗葉繼晷
飲泉水咽糠粃而已尋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
試皆冠軍已而有令納軍需數兩方許入庠遂
棄去乙酉

王師定中原乃由江西汎鄱陽歸丙戌補弟子員
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親試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及送敬謹親王南征詩改弘文
院庶吉士邸舍不蔽風雨閉門讀書不妄交遊
甲午授國史院檢討學士山陰胡公兆龍欲屈
致一見終不宥往乙未

附錄行畧

三

詔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府君名在選中有品行
清端才猷贍裕之

諭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
關自明季亂後民多逃竄城中不滿三百家是
時

天兵下黔者屯成都漢中而經畧洪公屯湖南征
調轉輸之衆必經其地官吏科斂以辦軍需驛
遞重困府君戒屬吏曰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
夫兵來吾自應之自是大兵將至府君使人迓

之境外與申約東曰部文所需有不給者公請
劾我若於額外動民間一草我亦當論公是後
兵至肅然無敢犯者屬吏皆兢兢奉法撫勞備
至再閱歲闕城中流民歸者數千戶府君見鄉
大夫惟問民疾苦及興革事宜有某公比日三
謁無所言府君甚異之後聞其甥與人爭產欲
爲私請既見終不敢出口也行保甲有盜即獲
自是四境晏然又患民風强悍爲設學講律有
兄弟相訟者府君收其詞不問令於講鄉約時
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之卒相

附錄行畧

四

友愛府君去時猶追送數百里也順治十四年
恭遇

覃恩階中憲大夫封先大父如其官贈先大母恭
人府君心稍慰戍戍撫軍陳公薦於

朝時在任未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偶因勘荒行屬
邑遇雨止大樹下既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
之甘棠云己亥陞嶺北道叅政轄贛南二府爲
治一如潼關時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件贛據
四省上游地大山深亘稱巖疆有李玉廷者爲
明舊將以本部萬人入山爲盜府君過南昌巡

撫張公屬之曰贛寇非君莫辦勦撫惟所為府君至以手書諭之遂許降約入山自招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寧報至府君夜見贛撫蘇公請檄將士嚴城守且曰玉廷許降非心服也今必變矣某勅文當駐南安安無兵必先被寇請往夜馳至郡設守甫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驚走曰湯公預料如此何可當也遂散兵焚掠府君與撫軍密計擒玉廷其弟秀廷以衆降當玉廷之初叛也邸報斷者九日人情洶洶訛言江寧失守蘇公將調兵防灘府君策海寇陸戰必敗訛言必玉廷為之欲分我兵力耳蘇公遽起執府君手曰公言是也會捕得海寇謀者蘇公以屬府君一問即承撫軍曰此當繫獄候旨府君曰今人心搖動請

旨往返萬里脫有變奈何遂即斬以

聞數日報至海寇敗又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南安殺二人其帥董遊擊誣被殺者以盜問官僅擬鬪殺律平南王怒曰所殺者盜也當勿論切責南安守及推官皆錯愕不敢問乃援

赦例以請時撫軍初受事白撫按曰勢相敵者謂

之鬪孫大持刃在營身無寸傷而民以兵死擬鬪不當乞自審一訊得實大止殺一人其一乃陳報國殺也遂坐大斬而申請平南索報國回稱報國攻文村死矣然大竟抵罪一時旗軍畏服無敢犯者先是府君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值先大父病血痢欲留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會軍興力疾視事賊平具呈乞歸督撫按皆難之駁再四府君狀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之恨赴任時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

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貽悞巖疆不可為臣病貽親憂不可為子也巡按見之惻然乃代請予告時年三十三矣是行也不孝溥方九歲與母俱未從先府君攜二僕往返八千里平盜患有馬一匹歸時鬻之充資斧百姓扶持相送莫不歎息泣下甚有痛哭者歸侍先大父色養備至繼大母軒愛府君如己出府君竭誠盡孝亦無異所生每日暮先大父遣就寢猶讀書至夜分不輟後課不孝溥等亦然曰吾非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至失足也授四

書外授尚書已授昌黎文百篇漸及史漢先儒諸書最後課舉子業曰汝將來長成吾未必及教汝先畧讀諸書知大義庶無廢業嗚呼府君之為不孝等遠慮如此今追憶之其何能不仰天長號耶居之西百步為先大母趙恭人祠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肅拜數十年如一日甲辰先大父卒府君哀毀骨立席藁極旁晨夕號慟既葬數日一省視墓樹數百株一枝損必歎歎不置每遇先大父大母忌辰輒素服終日色慘然不樂即至起官後亦題別主自隨雖事至

叢劇不廢展謁為幼叔延師教誨冀其成立曰以竟吾父未竟之志也嘗受業孫鍾元先生之門先生亟稱之作詩以贈行居家閉門郡守罕識其面今浙江巡撫金公鉉與府君同年壬子任河南布政使相別二十年見郡守問府君對言睢州未聞有此人也金公以是益重之會上諭舉外官告病者州守程公以名聞金公力主之府君以母老懇辭者三事乃已乙卯

上諭舉賢才赴軍前大學士熊公賜履詢之魏公象樞曰吾曩見某文久欲薦之然未謀面魏公

曰此山中學道人也舉之誠當顧其家貧甚不能治裝奈何遂止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魏公公文章共薦郡縣迫之行乃駕牛車入都止僧舍中日杜門危坐未嘗輕謁顯達既試

上親第為甲等部議以原官脩明史

上命補翰林得侍講編纂日無暇晷為明太祖本紀四卷列傳十餘卷辛酉充

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典浙江試所得皆孤寒士雖下第者皆嘖嘖稱道事竣即行撫軍李

附錄行畧

公本晟留之終不可壬戌充明史總裁癸亥五月始日直

講筵纂脩

兩朝聖訓五鼓入 朝講畢侍

起居歸則裁定明史成曆法天文志及英景憲孝

四朝列傳考訂期於確核時方酷暑汗流浹背不懈也每日暮正襟端坐潛思經義以備詰朝進講不孝溥請稍息府君不聽曰此

君命也是年歷左右庶子嘗侍立

上顧問汝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歸寓朝服

手書越日即呈

御覽

上召至乾清宮語良久始出嘗

恩賜緞紗先捧至大父主前再拜仍寄大母以榮
君賜甲子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
月公事外未嘗與大學士接語會江寧巡撫缺
廷推孫公在豐

上特擢授陞辭

上溪加獎諭

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附錄 行畧

九

上撤御饌賜之復

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乃星馳赴任受事後文案山積數日即
迎

駕北去乃就舟中批發晝夜不假寐者六日既見
上於淮安城南

上顧問慰藉備至遂前驅至蘇蘇城道極狹制府
將毀舍廣馳道府君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
息非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遠下令止其事

上至府君扈

蹕至江寧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一襲羊酒珍羞回

鑿日傳

旨令徑歸署時蘇松賦重積逋相仍官不滿三歲輒罷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累累富商大賈聚處都市以侈靡相競男婦冶遊巫覡奉妖祠飾怪惑衆民日趨奸利訟師主誣詞興獄輕猾少年懷刃嘯呼主打降畧識字則造淫詞邪說或

附錄行畧

十一

結旗丁爲主契券以奪平民或盤據各官署舞文法累世相承以擅利淮揚十年昏墊民不聊生號稱難治府君至則進州縣吏謂若等以金事上官本爲巧宦計今官斯土者既絕意陞遷尚何復冀而以庫金媚人顧汝等或爲所脅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力或能拔汝即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守墳墓樂餘年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戒司道府官不得責屬吏覬皆指天自誓曰謹從公令於是除耗羨嚴私派清漕弊省

獄訟汰蠹役杜請托行保甲革鹽商匣費一切
皆以身先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
而陰違者於是屬吏爭自濯磨制府以下相戒
不受撫屬一錢奉使京朝官迅棹疾過地方官
未嘗餽斗米吏治大清府君愛民出於誠為政
以寬民力卹疾苦興教化培植根本為務嘗請
改並徵積逋為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
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
除邳州版荒捐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前後疏
數十上部議或從或否而府君未嘗以數為嫌

附錄行畧

十一

聞有災傷輒通夜不寐疏立拜發初至報睢寧
沐陽邳州災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蠲前
二年賦且入永蠲案內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報
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等州縣賦復
幾十餘萬發常平倉粟及丐將軍提鎮權關輸
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江西
湖廣先發後

聞或以為不可府君曰候

百然後告糴民皆溝中骨矣吾寧先發金脫格部
議以所糴平糴足償庫何患乃遂遣兩府同知

往誠曰若至極陳淮揚災狀言米斗一金購及半運還俟後令已而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後鬻米償庫

國帑無損而民賴以活者數十萬有司請報湖蕩蓮茨府君馭還曰朝廷任上作貢未聞問諸水濱老吏叩頭以例請府君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茨歲或不熟一報部即為永額後欲去之豈可得乎又禁冶遊崇儉約驅優伶懲豪猾淫詞邪說馬弔博具一切皆絕又禁有喪者不得火化及久不葬比一歲報

附錄

十一

葬者三萬餘棺有五通神者江以南崇奉數百年禍福立應歲娶民間子女為婦所娶婦皆立死遠近奔走如鶩督撫初至謁畢然後受事府君取其像投太湖中民大駭已而妖遂絕廣立義倉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學月吉講

上諭律令民間凡所為稍不法者輒恐府君知風俗大變時民見吏胥皆奉法惟謹權貴絕口不敢請託而民用日省乃因府君姓為諧語曰黃連半夏人參湯也又以自奉儉約謂之豆腐湯云吳縣監生王某者文恪公裔也有奴竊貲逃

數年矣突引弓刀數十騎來自稱鬻身親王府
詬罵索金錢官吏莫敢呵問以告府君立收送
獄中論如法又常熟縣奴某持其主之父國初
受隆武劄迫主遠出欲據有主婦府君廉知大
怒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
奴以脅若主乎拘到追劄付火斃之杖下百姓
莫不稱快時海禁初開浙江提督請遣將巡海
中捕盜

詔下四省議府君議曰盜聚然後加兵今兵加何
所而輕遣將徒使寇掠海中為賈買患久之必

附錄 行略

十三

成畏途今當靜以待動無為事先督撫多如府
君言議上遂止故事印官委署由布政使擬送
頗有用賄得者府君謂未任而先有所費何以
責廉今掣籤如選例或請府君講學府君曰盡
吾職即學也今人以講學釣名墮本業而長奔
競吾未見其可也或請為府君立書院府君曰
吾不講學安有書院比者功令禁生祠所在稱
構書院籍斂父老財飾偽長奸吾甚不取乃下
令嚴禁吳有隱士徐枋者居西山下四十年人
罕得見府君重其品節欲因以勵頹俗嘗屏驪

從造其門枋終不肯出久之府君乃去時人兩
高之夏月蜃盛從質庫贖敝苧帳以自覆錫山
泉名天下府君竟任未嘗酌杯水朔望謁廟屬
吏至不敢代市辦香署中秉燭治事夜四鼓始
假寐日中始食自此心血枯槁嘗顧謂溥曰古
人云食少事多豈能久乎已而曰

君命即天命也一歲嘗四至淮上冬夜乘小漁舟
渡江幾覆北風凜冽背痛者數日歸值歲終封
印猶晝夜拮据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諄諄如家人父子一時

附錄
行畧

十四

政績卓然而府君意猶未愜蓋經營厝設十未
竟二三且曰吾自信者心耳安能保其必當乎
時一切當奏聞者皆有期會過則奪俸江蘇所
屬北至豐沛千二百里兼按察司在江寧相去
復五百餘里殺人及盜質審動輒逾限故往日
事非不得已不奏府君曰是欺也且奸盜復何
畏乎乃悉具奏雖罹罰不恤然每奏罰輒荷

恩破格寬免府君之初受事也值蠲漕四分之一
既而請分年帶徵或以為柄臣功先後索金四
十萬府君禁使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

應仇公必甚府君曰民有錢寧不以輸國賦而入私門乎吾寧且暮斥罷歸田畝誠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發窮其事屬吏叩頭謝罪良久乃已當是時天下爭輦金錢入都而府君屬無一人往者屢有求皆不行乙丑秋戶部因奏銷劾府君吏部奏奪俸六月上復特免比大計藩臬空手入都都門索府君一刺不可得莫不竊恨然以

上知府君深無如何也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附錄 行畧

十五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寮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聞

召即議行蘇城罷市十餘日外郡之民亦接踵至日聚轅門外號泣伺府君出羣擁馬首甚欲閉城填巷又設數匱斂錢為路費將叩

闈一日匱遽滿府君曰

詔旨寧可違乎委曲宣諭乃得行及行送者十餘

萬人自蘇至六合不絕於道府君念大母年老
乃便歸省視會

皇太子出閣屆期兼程北來既見

上

上喜甚問路所由具對因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
雖已荷

恩蠲賦比入春尚苦饑

上遽遣官往賑活者無算

上問下河事下河者本減出河中水由高堰漕隄
諸壩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泰興山陽邳州沐

附錄行畧

十一

陽等州縣田廬皆沒

上諭開渠入海以居黃河下故謂之下河初安徽
按察使于公成龍督理下河估金八十萬兩時
于受總河節制以圖議上而總河靳公輔剝其
議曰吾以勾股法測潮高內水五尺河開必內
灌法當築丈五尺隄起高堰屬之海盡收各壩
水入隄束高丈餘則潮不入而隄外可盡為平
田須運土三百里外築圍水中涸取圍中土築
隄非三百萬兩不可隄成墾涸地為田鬻之民
以償庫

詔斬于廷議未決於是

上遣工部尚書薩公穆哈侍郎穆公成格會漕運總督江蘇巡撫詢問民情民畏斬公多言願罷工者府君曰是不可罷也上水日增而下無所洩不十年無淮揚矣斬徒以海內灌故異議海可內灌寧俟今日且吳淞錢唐皆有潮何獨淮揚而慮內灌乎今兩府蠲災外賦不滿三十萬不若請盡乞民令有司督民自開河薩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見

附錄

行畧

七

上當面奏矣及見遂不奏至是府君具對如前語上詰問薩等辭服皆革職自是忌者衆矣是時于已擢直隸巡撫乃更用工部侍郎孫公在豐往督之孫至言開河三便旬日下河水驟長疏鑿難施

上召斬公至

面諭塞河南岸及高堰壩斬堅不肯從曰壩塞隄必潰府君力爭

殿上已又及九卿爭午門外凡兩日絀其議竟閉減水壩一年時

上特命府君行坐講禮尋充

經筵講官未幾復總裁明史已更兼詹事官與會議屢蒙

垂問

恩禮殊異人固忌府君且大用而府君所執又數與要人忤因共謀誣府君誹謗構陷百端一時仰其權勢貪其賄遺者皆從而揚其波賴

上聖明終不信也丁卯五月因早

上使內閣聚問九卿與革事宜府君請復夏秋兩稅及罷蘆課買銅曰春種未布而責民輸賦此

附錄行畧

大

穫盡一歲之入以償債且不足以故凶歲多逃亡逋賦豐歲亦不能有所儲蓄曩者國用不足取濟一時今

內帑充積如山何不復夏秋兩稅使勤農者有所積雖水旱不為災不國民兩利乎至若蘆課新例並令買銅銅非市所常有權關終歲專購猶患缺額奈何責職民事者辦此此不科取均貼必責成蘆戶不若仍聽輸銀便時戶部某公遽起曰公休矣即欲變此法俟某去戶部乃可今不能也遂罷會會五官靈臺郎董漢臣言十

事忤閣臣意御史劾漢臣越職言事希富貴內閣欲因下刑部究主使

上問九卿獨府君白漢臣無罪已內閣復稱

言傳問府君未對某公目府君曰幸勿違衆議府

君厲聲曰

上因早求言漢臣應

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能言反罪言者如此心何某大慚自是恨刺骨居一二日

上幸海澱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數日病具疏辭內閣欲因之加罪

附錄 行畧

十九

上不聽第責令回奏而彈者累章迭上然亦不能有所指

上輒報聞而已比府君回奏事輒已會詹事府復劾府君薦耿介老不稱職部議革職

上薄其罰削五級留任而忌者愈益怒謀中傷益力日夜叢謀必欲擠之死地人或告府君當防患者或勸府君委曲使人請諸公爲解者府君笑曰吾生平以義命自信且年逾六十復何求時抱病杜門伏枕讀朱子文集丹黃點注無異平時

上終察知府君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尋

命改工部尚書是日九卿會議府君入講不至科道即又劾府君部議降二級調用吏部尚書陳公廷敬單曰比者某等失朝從嚴乃奪六月俸何至是然竟不能得

上復命留任先是府君留溥等代養是年七月不孝沆來都九月聞府君病不孝溥亦來府君見溥等心頗喜曰我昨病幾危

上遣御醫診視今漸愈矣吾勢不能去倘不即填

溝壑猶當勉報

附錄行畧

三

君恩顧汝祖母年迫桑榆心中若割奈何不孝溥恐府君心慟乃詭詞應曰祖母近稍健故某來耳府君大喜曰若此母子相見尚有日也居數日奉

命詣潞河勘楠木越三日抵暮歸感風寒微嗽言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戒不孝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養此真心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便可上達天德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為鄉愿無益也又粗

問里中事歎曰吾少年交遊零落盡矣問夜何其乃就寢曰明朝尚會議也不孝溥等就枕展轉不能寐聞府君嗽聲轉急披衣起視則喉中有痰疾呼尚能應頃之遂卒嗚呼哀哉天何不殛滅溥等而奪吾父之速耶家無新衣敝衣以斂束貼金銅帶加朝服其上朝服緞即上賜也嗚呼痛哉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籍照尚書品級

頒賜祭葬皆出自

睿斷非閣臣擬

附錄行畧

三

旨也在京師弔者莫不盡哀扶柩出都道旁騎者多下馬拱立歎息以為難得所過州縣莫不致祭入睢境紳士父老白衣冠涕泣郊迎者近萬人相與扁其柩前曰忠臣孝子雖兒童婦女莫不唏噓沾襟也府君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學潛脩默證內體諸心外見諸事平易確實不慕高遠克勤小物未嘗放逸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雖探討窮索而必以日用倫常為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貫

會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為有本生平無戲言戲動好學深思隨事體認天理久之愈益精明遇事坦然泰然有自得之樂明於審理而不惑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執成見見義勇為而不繼後功處紛錯心常寧一遇患難神色閒定當幾立斷而未嘗後時窮達一致而廓然無累自治甚嚴而待人甚寬宅心平恕而守法不阿遇卑賤而不侮對權貴而不懼溫然而不可犯侃然而未嘗激故其居官也未嘗有所與於人而人愛之未嘗有所威於人而

人畏之僚友不言而咸服百姓聞風而革心雖頑梗黠悍之徒沉迷膠錮之俗莫不令之而即行教之而輒化間有貪墨之吏強暴之徒不得已見之彈章加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府君為仁人也人皆知府君剛正廉介卓然有壁立千仞之操而其所以感之而立應既去而民不能忘至誠惻怛痼瘼一體之心有潛入人而人不覺者世或未之知也生平居無廣廈出無支軒家無侍姬食無珍羞吳暑多隙地春月養生日採食之不厭不孝等嘗從容陳說以為何太自

苦府君色戚然不答不孝等數數言之泣然流涕曰吾非欲儉汝祖母未殉難時日食粗糲我未逮養故也生平無雜學因先大父病始學醫卜葬地學堪輿占易以象象為主常曰易非殺人趨吉避凶祇審理之當否其進退存亡介在幾微間非沉潛玩味不能得也人有一言中理者輒心推遜之且終身不忘聞某處有賢人及文學之士嘗以不見為恨見四方人必問其土俗民情遇節孝孜孜惟恐其沉沒所至興學育才成就為多至人有負已者過則輒忘不留於

心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異日未必不以為非何敢妄為及再仕雖欲為之不暇也故著書最少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二百餘首公移條約約十餘卷未盡行世今江南常州府奉祀道南書院蘇人特建祠於學宮有司以時致祭惟謹而紳士復肖像於懷嵩堂中歲時瞻拜數郡畢至里中從祀鄉賢建特祠奉烝嘗焉府君生於天啟丁卯十月二十日巳時卒於康熙丁卯十月十一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母馬氏封恭人

州庠員鄉飲正賓諱中駿公女子四長卽不孝
溥廩膳生員娶王氏壬辰進士江西提督學政
僉事諱震生公女次濬廩膳生員娶袁氏國子
監監生諱賦諱公女三沆廩膳生員娶宋氏巡
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諱肇公女四準娶
侯氏辛丑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諱元棐公女
女三長適己丑進士廣東韶州府知府趙公諱
霖吉子監生登先府君卒次適己亥進士湖廣
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子廩膳生員中三適廩
膳生員張公諱銘鼎子生員淑文俱馬恭人出

孫五扶光聘丁未進士山西懷仁縣知縣崔公
諱九巖孫女廩膳生員諱玳女光裕聘江西提
學僉事王公諱震生孫女候選州同知諱組女
傳臚聘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孫女監生諱初
女俱濬出進賢聘壬辰進士江南鎮江府海防
同知吳公諱淇孫女監生諱學頤女長真幼未
聘俱沆出孫女七長適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
孫監生初子窠次適戊戌進士戶部右侍郎王
公諱遵訓孫考城縣儒學教諭諱光臯子生員
肇煒三許字庚戌進士原任內閣中書王公諱

鍾孫監生諱涵子采俱溥出四五六七幼未許
字四五七濬出六沆出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四
日奉窆於州城東南棘故城

賜葬新阡不孝溥等苦由昏迷中和淚濡毫語無
倫次惟冀大人君子哀而賜之銘感且不朽

墓誌銘

長洲汪 琬撰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十一日工部尚書睢州
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

遣滿漢學士漣酪奠公柩

附錄行畧

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
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為公建生祠於學宮
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
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
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
譏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鉅萬
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
公刺骨公既去吳還

朝

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

上神聖稔知公無他公故得保功名以終殆公捐
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
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氏姓名戟手
相詬詈以其媒蝮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
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
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
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
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闕事行之實序

附錄

三

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
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
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
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易
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希范祖州學
生諱敏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賢封中憲大夫
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
被執罵賊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
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
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

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
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脩明
史公疏言宋史脩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
枋得之忠元史脩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
普顏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有未達
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頒寬宥
之

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
悅

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
詔選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
在選中出為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
芻牛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
率竄走山谷公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
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
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
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
鼓砲石盜至即以次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

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
遂大治陞嶺北道叅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
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
值海寇犯江寧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
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謀者一人及
城中姦民與盜通謀者又一人而貫其餘黨贛
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
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
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
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
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
之歸而所得益邃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
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
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
史總裁官既又直

經筵纂脩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南陛辭之日

賜鞍馬絲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奢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粧冶服嬉遊山水間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尚拳勇用鬪毆恐惕民財事急即恃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脩故釁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甚寒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駱驛相繼奸巫淫

附錄誌銘

五

尼闍入人閨閣競相煽惑吳人以其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始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賅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脩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村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竝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

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捐
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
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
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
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圍阻公行又不得則遮
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
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啻不撓忌者

附錄 誌銘

三

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
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
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

旨下部究主使

上乃命集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逆沮
公幸勿倡異議公曰彼應

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忍周內耶
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
以誣讒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為
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為讒言所中有輔

導

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啖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
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
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
相得復啖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羣謀中
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

附錄 誌銘

三

叩頭言老母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旗下得

旨猶秘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挾上輿道路譁

傳湯尚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
者數百人竝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
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果病至此耶越數

日

巡撫江南特

簡進京輔賜祀賜金

終之降級
死而又改工
邦命有滋
河勅楠之
後功業通
天下而力人
所擠不克
義終惜哉

命改工部尚書忌者勢不得聘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尚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為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準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為本於古今之治忽事

附錄 誌銘

三

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為先所撰著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琬前在史館出入必借藉公卒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為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覩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諒為公所許

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
後世不幾負我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為國
純臣為世儒碩道彌洛閩志宗稷益維我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

閩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邁彼含
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

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附錄
誌銘

三

帝德

帝心簡在寧虞巨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
乎人定勝天黃岡之丘不騫不圯瘞是銘詩以
俟良史

祭湯夫子祠文

門人王廷燦

粵維嵩嶽代生哲人周多吉士生甫及申耆英
宿德宰相元臣汝南論道秘閣傳經淵源溯接
惟公絕倫初邁奇剝寇邪廬焚貞母罹難誓捐
厥身含悲厲志嚴命是遵流離東浙備歷艱辛

依棲山窟猛虎為鄰夜攻墳史彼嘯我呻採薇
作飯掃葉為薪或憐餽食固却且嗔義不苟取
自昔諄諄幸逢

聖代得返里闈文明肇啟應運攀鱗南宮已奏不
肯垂紳吾斯未信強學席珍多文為富志非飽
溫學優則仕乃達

紫宸校書虎觀藜火夜昕古今典故縷晰羣分旋
膺旌旆籓守西秦供輸約法安集懷仁瘡痍頓
起驕悍咸馴繼遷南顧撫叛綏循靜弭風鶴智
掃烟塵江南半壁賴以寧氛劬勞報國輒念老

附錄 卷文

三

親陳情屢表感動蒼旻去官就養菽水非貧五
車博覽三徑叢煙匪耽巖壑實慕昏晨東山久
卧屬望彌殷徵書驟下敦促續紛重登天祿
經筵備陳學惟誠正治先耕耘

帝念東南賦重民屯移風易俗非公莫掄澄清攬
轡至便埋輪豺狼是問芻蕘是詢暑不張蓋寒
不帷茵食惟荼薺飲則冰蓐正已率屬墨吏羣
奔屏輿下士道義知尊吳民好訟劍口鋒脣公
惟教化告語閭閻吳俗好巫載鬼號神公惟正
直投諸水濱利興弊剔刑簡政均積澆仍陋一

旦還淳時惟胄教急藉凝丞去我父母師保青
振干戈羽籥輔導殷勤詩書禮樂恭敬溫文懋
成

睿德寵錫彌頌爰陟司空夙夜惟寅心勞力憊一
旦忽淪吳民悲慟罷市停昫公之德業實比陽
春敷天均被南國尤欣公之節操有似松筠窮
且益堅顯則愈伸公之立行一本忠誠求志行
義移孝事君公之學道遠紹關閩祇期身體不
事諛聞廷燦不才荷公陶甄生我成我欲報靡
因今來承乏實公棠陰勿剪勿伐謳誦猶新俎
豆禋祀永矢不泯始知直道乃在斯民儀型匪
遠愧疚彌急拜公祠下來格來歆

祭座主湯潛菴夫子文

仁和受業沈佳

嗚呼道歷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哲人孰繼其傳
繫惟夫子鍾嵩嶽之靈秀紹伊洛之微言力闡
乎天人之秘識參乎造化之權以一心而為百
代斯文之寄以一身而為斯民社稷之攸關方
年少而登巍科躋臚仕不數載而遂高蹈乎林
泉及再出而應徵召也內侍

講幄外撫吳會皆著其蹇蹇匪躬之節而為
聖主咨訪之惓惓繼拜司空之命方簡畀以大任
夫何竭忠盡瘁竟溘焉館舍之是捐嗚呼夫子
之心昭揭若青天白日夫子之行和霽若霽月
春溫夫子之望尊嚴若北斗泰山而其任道之
勇也不以一己之進退為憂喜每以一夫不獲
其所為恥不以一善成名自足常以望道而未
見為慚其律身之嚴也凜兮若秋霜之烈毫無
私欲之為累湛然如長江之濯而人不得以私
事相干其與人之和也儼然望而起肅即之如

坐乎春風秩然言之有條使人皆足厭飲乎其
間故其論學則大中至正絕無門戶之同異惟
宗乎洙泗濂洛為正傳其述經則審端尋緒沉
潛涵泳絕無意見之偏私惟闡乎六經四子為
淵源其肆力乎文章也苟搜遠紹含英咀華彙
萃百家之旨足以迴狂瀾而措柱乎中天至於
教人之方以躬行為要以涵養真心為宗因人
而施務循聖人之成法而不徒襲乎簡編其用
功之密闇脩默識體認天理雖當事機之紛沓
而此心寧一常覺其不愧不怍而恬然於易以

象占為主於春秋以經文爲正於詩書禮樂則有論述皆以經解經正大詳明日新之學發乎心得而不事穿鑿乎陳言洛學有編郡乘有志而國史之輯則期於確核至曆法象緯輿地下及醫卜之書靡不爲之究晰而精專是以德業事功超軼乎百代而大節偉行彪炳乎人寰若夫孝友篤於家庭誠信孚於僚友仁慈洽乎民物自童穉以迄強壯自窮居以逮仕宦無一事不可告人而質諸天雖細微之事步履之間有見其暉吉之流露而好善之誠惟恐不及疾惡之剛若將浼焉又發乎至性之醇全擬其遇事明練有更生稚圭所未及而立心正大則與彥國君實相參其志操澹泊有類乎諸葛忠武而造詣純粹殆合乎明道伊川斯真

聖朝之名世而得統於儒先者也佳荷蒙甄拔久侍經帷令季子準命從佳遊愧難報夫埃涓思立雪之有日未罄乎仰鑽步趨之力忽聞曳杖之訃有失聲於山頽木壞之奚瞻嗚呼易名之典崇祀之儀方有俟乎

天恩之寵錫而仰止靡從依歸無所又不勝其寢

門私慟之流連然而不忘者德不朽者功不可
泯者史冊之垂遠克繼序者孝子之象賢夫子
其亦可以浩然含笑於九原嗚呼尚饗

附錄

祭文

五

